

无间行者

尸案调查科 ③

公安刑事技术室
痕迹检验师

九滴水
著

死亡时每个人的
痕迹都独一无二

新威胁!

潜伏的无间行者与瞄准尸案调查科的杀手组织的隐秘对决!

**法医秦明、蜘蛛、雷米、莲蓬
诚意推荐!**

C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公安刑事技术室
痕迹检验师
九滴水
著

尸案调查科

③ 无间行者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尸案调查科.3 / 九滴水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404-7629-8

I. ①尸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18354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推理小说

SHIAN DIAOCHAKE 3

尸案调查科3

作者: 九滴水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李娜

策划编辑: 付立鹏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

封面设计: 仙境

版式设计: 李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12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629-8

定 价: 35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Contents
录

尸 案 调 查 科

无间
行者

- 第一案 **七岁成人** _001
- 第二案 **黄泉有伴** _051
- 第三案 **血泪肾脏** _099
- 第四案 **仙姑往生** _141
- 第五案 **仇苦似蜜** _193
- 第六案 **焚心以火** _235
- 第七案 **公路杀手** _283

尸案调查科

第一案
七岁成人

无间行者



正当晌午，灼眼的日光铺满了张圩村的每个角落，目放四方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村屋烟囱里飘出的炊烟袅袅上升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令人垂涎的味道。

村西头，一户人家的茅草厨房内，老汉正抽着旱烟目不转睛地盯着在灶台前忙碌的老妇。

当啷，当啷，老妇手持一把长把的铁锅铲，快速地翻动着锅里的青椒茄丝。

“老头子，添点火。”

老汉麻利地闷灭烟窝，把烟杆在鞋底上使劲地敲了敲，接着几步走到灶台旁蹲下身子，只见他左手使劲地拉了两下风箱^①，右手熟练地从身后的柴火堆里抓了一把晒干的玉米芯塞了进去。呼哧，呼哧，随着风箱的来回抽动，炉火越烧越旺。

① 农村灶台旁鼓风用的一种器具。

“行了，我一会儿把菜起锅，煮点米粥，蒸几个白面馒头咱就开饭。”

“多蒸两个馒头，我回头给芳儿他们娘俩送去。”老汉丢下风箱，抓起烟杆起身说道。

“啥？你说啥？”

“我说给芳儿他们娘俩送一点去，怪可怜的。”老汉从腰间抽出洋火擦了擦，随着刺啦一声响，火柴棒被点燃。

正当老汉把火苗送入烟锅时，老妇一把夺了过来，扔在地上使劲地踩了踩。

“你干啥？”

“我干啥？老张啊老张，我还真看不出你有这么多花花肠子，一个寡妇带个娃，你天天寻思着给人送吃送穿，我看你是心疼人吧？”老妇把手中盛菜的铁盆使劲往锅台上一摔。

“你这个疯婆子，喊什么喊？”

“好哇，老张，我天天给你洗衣做饭，你现在为了一个外人骂我是疯婆子。”

“两个馒头能值几个钱？吃你身上一块肉了？”

“对，一顿是吃不了几个钱，你是不是自己都不记得去送过几次了？我现在就去打电话给儿子，让他评评理，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！”

老妇刚想往外冲，被老汉用身体给挡了回去。

“怎么？理亏了？你跟那个寡妇到底有啥？”

“你呀，你这辈子就只能种地。”

“哟，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你别拦着我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去。”

“你这臭脾气，说翻脸就翻脸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别吵吵，”老汉仿佛做了极大的妥协，不想再争论下去，他把老妇拉到一边，悄悄把头伸向门外，神秘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故意压低声音，“进堂屋说。”

“进屋说啥？”

“进屋你就知道了。”老汉一把攥住她的手腕，连拖带拽地把她拉进了堂屋。

“你到底要说啥？”

“我跟你讲，芳儿快不行了。”

“啥？你说啥？她不才30多岁吗？”

“我前几天去给他们娘俩送饭时，亲耳听芳儿自己说的。说是啥并发症，没钱治，只能等死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那还能有假？”

“都快死了，你还给她送啥饭？”老妇撇撇嘴。

“说你个老娘们啥也不懂，你还跟我犟。”

“那你啥意思？”

“你也不想想，芳儿家里不就她跟庆生娘俩吗？这芳儿一走，庆生这孩子不就是一个孤儿了吗？”

“咋？难不成你还要领养？”

“养，咋不养？”

“敢！家里就这么一点地，马上老四家娃出生，咱都没钱养小孙子，你还想领养人家的孩子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”老妇用手指使劲地戳了一下老汉的太阳穴。

“种地，种地，你就知道种地，我天天让你看电视里的致富经，你都学的啥？！”

“种地咋了？我种地不照样供养了四个娃？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我不跟你争，你就是那个啥……那个词咋说来着……”

老妇已经顾不上跟老汉抬杠，开始在屋里收拾桌椅，准备开饭。

“对，鼠目寸光……”老汉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成语。

“你才是耗子呢，起开，我去端菜。”

“别急，别急，我正事还没说完呢！”

“那你快说！”

“我跟你讲……”老汉把嘴巴凑到了她的耳朵边。

“快讲啊！”

“我经常去给芳儿他们娘俩送饭，这村里人都看见了。”

“你还要不要脸？给寡妇送饭，你还觉得光宗耀祖了？你也不怕同村的戳你脊梁骨！”

“你给我小点声！”老汉一把捂住老妇的嘴巴。

“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”

老汉趁着这个工夫赶忙说道：“前天晚上我请了村主任一顿酒，告诉他我想领养庆生，他一喝尽兴就答应了。”

“唔……唔……唔……”老妇听到这儿，双手在空中乱抓乱挠，嘴巴里的声响越来越大。

老汉根本不管她怎么张牙舞爪，接着说道：“芳儿一死，我把庆生带过来，那他们家的宅基地应该归谁？”

老妇眼睛忽然一亮：“那肯定是归咱们家啊。”

“你看是不是这个理：我天天给芳儿送饭，村里人都知道，我领养庆生也是天经地义，村里绝对没人会说啥。”

“对，是这个理。”

“咱们的菜地跟芳儿家的宅基地连在一起，如果我们能把他们家的宅基地弄到手，把里面拾掇拾掇，那个大院子能喂几十头猪。”

“几十头，那么多？”

“到时候，咱们把两块菜地都种上苦菜，这样猪饲料就有了。你别看庆生那孩子只有六七岁，这几年全靠他捡破烂养活芳儿，这孩子很能干活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老妇的脸上已经多云转晴，笑嘻嘻地看着老汉。

“对，咱把庆生领过来，只需每天给他口吃的，让他给咱喂猪、干杂活，你说值不值？这他娘的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，你还拦着我。”

老妇听到这儿，笑得花枝乱颤：“我说老头子，我跟你几十年，怎么没发现你肚子里这么多坏水？”

“你这话说的，谁还能赚钱烫手？”

老妇笑而不语，推开了木门。

“你干啥去？”

“我给你孙子盛饭去！”

“这老婆娘！”老汉笑眯眯地叼起了烟杆。

“亲家母，你坐下，咱俩说说知心话，亲家母咱都坐下呀，咱们随便拉一拉……”老汉左手端着饭碗，嘴里哼着豫剧《朝阳沟》里的经典唱段，右手在空中比画着，晃晃悠悠地出了门。

“晌午吃过了？”老汉对着在墙根下唠嗑的村民们招呼了一声。

“吃了，你这是干啥去？”

“哦，我去给芳儿他们娘俩送个饭，怪可怜的。”

“要不不说人都夸你是菩萨心肠呢！”其中一名村民用牙签剔了剔牙齿上的韭菜末，对着老汉竖起大拇指。

“都一个村，咱这儿富余一点，就帮衬帮衬。走着。”

“唉，走好！”

老汉一走，村民们就开始交头接耳起来。这哪能逃过他的耳朵？听着村民们的议论，老汉心里那叫一个美，这正是他想要的。

他的步子越来越轻盈，也就三五口旱烟的工夫，便来到了村南头的一家院门前。

汪汪汪，院子的双开红大门虚掩着，院内传来阵阵的犬吠声。

“叫什么叫！”老汉推开了大门。

汪汪汪，院子里的大黄狗失心疯般，对着老汉狂吠。

“你妈的！”老汉捡起一块石头猛地朝黄狗砸去，院子内顿时传来嗷嗷的惨叫声。

“庆生，芳儿，我给你们娘俩送饭来了。”老汉站在院子当中扫视了一圈，扯着嗓子喊道。

见无人应答，老汉又喊了两声：“庆生！庆生！”

“这小子不会又捡破烂去了吧！”

他走到门前，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板门：“芳儿？”

吱呀的开门声显得那么的诡异。

墙上几扇窗户的玻璃早就没了踪影，为了防止屋内灌风，窗子原本安玻璃的地方，糊上了厚厚的报纸。所以虽然屋外阳光明媚，屋内却一片昏暗。

“芳儿！”老汉推门走进了屋内。

“什么味？”他本能地捏了捏鼻子。

随着房门被完全地推开，倾斜的光柱照在了屋内仅有的一张土床上。

当啷！老汉左手的饭碗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，还冒着热气的饭菜打翻在地。

他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双腿不听使唤地抖了起来。

“杀……杀……杀人啦……”



“司元龙，你换衣服能不能关门！”叶茜一把推开办公室的木门，冲我扯着嗓子喊道。

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尖叫，惊得着实不轻。

“知道我在换衣服，你还看！”

“啧啧啧……你最近身材保持得不错嘛！”叶茜一脸坏笑地帮我带上房门。

按理说，今年叶茜就应该转正了，可悲剧的是，她的实习期还要往后顺延。按照领导的说法，她还要以实习生的身份在科室再待上一年。

这要归结于去年我们破获的“鲍黑贩毒集团”案。本来这个案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可叶茜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主动找到上头把她跟陈雨墨之间的事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。

叶茜的行为涉及隐瞒不报、通风报信等嫌疑，虽然案件破获十分成功，主要的口供以及证据也是叶茜拿下的，但功不抵过，而且要不是明哥和徐大队联名担保，追究起来，这件事可真够她喝一壶的，延期转正一年的处罚已经是轻

上加轻。

用叶茜的话说，“我不允许我的从警路上有任何的污点”。她话说得是漂亮，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我毫无疑问地成了被殃及的那条池鱼，大会小会我们俩没少挨批评。虽然我心里多少有些不满，但好在这件事解开了我和叶茜之间的心结，我俩也重归于好。

砰！我正要提裤子时，房门突然打开了。“我还没换好，你怎么又开门？”

“什么又开门？”不是叶茜的声音。

我抬头一看：“磊哥，啥情况？”

“赶紧的，你别想着出门了，发命案了！”

“啥？在哪里？”

“市西郊，张圩村，我在楼下等你们，抓紧时间。”

我三下五除二把原本换下来的警裤又重新套上，叶茜也在这个时候穿好制服站在房门前。来不及吃午饭的我们，坐着那辆装满设备的现场勘查车，朝案发现场驶去。

云汐市西郊因多山、资源稀少、道路不便等，导致那里的经济相当落后，周围六个村落的经济来源基本上都是“靠天收”。和别的市一样，落后地区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务工贴补家用，村中的居民多是老人和孩子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那里的发案率极低，平时有个盗窃案件就算是顶天了，发命案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前后花了近两个小时，我们才驶入案发的村落。还没下车，透过车窗便能看到村南头的一座院子门口被围得严严实实。村民们一个个伸着脖子站在警戒圈外向院子内望去。很显然，那里便是案发现场。

“徐大队。”明哥朝着不远处的一个身影喊了一句。

“哎呀，冷主任，你们终于来了。”刚才还挂满愁容的徐大队，一见到我们顿时轻松了不少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明哥开门见山。

徐大队翻开笔记本，熟练地介绍道：“死者名叫李芳，女，31岁，就住

在那个院子里。”

顺着徐大队手指的方向，我们又一次朝案发现场看了一眼。

“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，李芳的丈夫张丛宝几年前坠河溺水死亡，李芳和张丛宝的父母也相继去世，家里只剩下李芳和她的独子张庆生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李芳被人杀害，张庆生下落不明。”

“行，那我们先进去看看现场再说。”

“好。”徐大队亲自领路，把换上勘查服的我们送进了警戒圈。

现场是一个坐南朝北的院子，院门是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，铁门上没有任何的锁具，院墙也就是一圈象征性的土坯墙，力气大的人一脚便可以踹倒。

站在门前的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我拿出勘查灯，开始了第一步的处理。几分钟后，我轻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地放下了手中的工具，结果不容乐观。

人之所以会在接触物体上留下手印，多半还是因为手指汗腺分泌的汗液，像案发现场这种布满锈迹的铁门，人手在接触时，汗液会吸附这些细小的颗粒，颗粒堵塞指纹缝隙，使得指纹无法完全遗留在客体上。人们在生活中都接触过生锈严重的物品，通常的结果是整个手掌沾满铁锈，这正是手指汗液吸附造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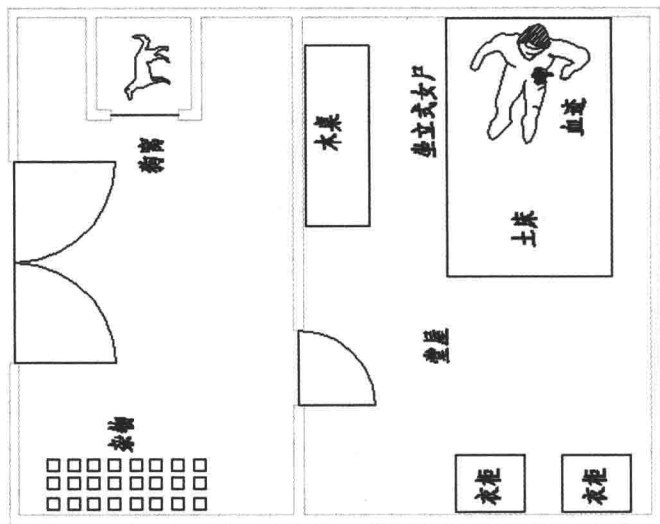
其他人站在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还没来得及转身告知他们结果，明哥已经帮我推开院子大门，示意我开始第二步客体处理——院子地面。几年的磨合，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
这里比我想象中要整洁许多，院子内并没有摆放很多东西。靠近院子的西边，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啤酒瓶，目测有上百个之多；院子的东边是一个用红蓝塑料雨布搭建起来的狗窝，一只黄狗正趴卧在地上，用惊恐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它或许是这起案件最直接的目击者。

院子地面上的脚印很清晰，不用耗费太长的时间。20分钟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站在了中心现场，也就是这座院子的堂屋门外。

破旧的木门随着阵阵微风吹过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。我用戴着手套的右手捏了一下木门的边角，稍稍一用力，木屑在我指尖上变成面粉般的碎末。木门早已腐朽不堪，和布满锈迹的铁门一样，这里也留不下指纹。

云沙市李芳被故意杀害案现场示意图



制图单位 云沙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

制图人 司元龙

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，但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开始了处理工作。随着指纹刷的几次挥动，我心中最后一点残念也烟消云散。胖磊在我身边架好相机蓄势待发，我俩相视一眼之后，轻轻地推开木门，昏暗的屋内也因为这一米阳光变得亮堂起来。

还没来得及观察屋内的家居摆设，一股潮湿的血腥味肆意地蹂躏我的鼻子，我很不适应地转过头换了口气，这才定睛朝屋内望去。



一贫如洗，是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词语。整个堂屋最多30个平方，两个老旧的衣柜，一张布满油污的小方桌外加一张土床，便是全部家当。

房屋的墙面上已经出现了一指多宽的裂纹，白色墙皮早就不见踪影，一块块红色方砖裸露在外。屋内地面也是泥土地，和屋外唯一的区别，就是这里要稍微平整一些。

“小龙，有没有难度？”胖磊站在我身边关心地问道。

闻言，我稍微集中了一下注意力。

虽然胖磊的领域是刑事照相，但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专家级技术员，他之所以这么问，主要是因为他知道这种泥土地面是最难处理的客体。

我们在一般室内提取的足迹大多是灰尘足迹，这种足迹在瓷砖、木地板等光滑的客体上可以形成很好的反差，用强光一打便清晰可见。可室内泥土地面处理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，因为地面本身就布满了大量同颜色的细小灰尘，鞋子踩上去形成的鞋印容易模糊，这就好比把一个红色物体扔进红色的油漆桶内，然后让你辨认，绝对会让你傻傻分不清楚。

我看着光溜溜的地面，除了一碗打翻在地上的青椒茄丝和两个馒头外，根本看不清一点足迹的影子。

“磊哥，关门，我要在暗室里观察一下。”常年侦查命案的经验告诉我：作为刑事技术员，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抽丝剥笋的执念，屋内那条被

残害的生命还在等人为其申冤，我不能有一丝的懈怠。于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调整到了最佳状态。

将近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对胖磊做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，屋内闪光灯几次爆闪后，我把其他三人喊了进来。

明哥习惯性地拉了拉乳胶手套，直接来到死者的床前。

这是一张长二米、宽一米半土床，它与炕的区别在于，炕下面的炕洞可以烧火取暖，而这种土床则没有这样的功能，它只是用黄土掺石块垒起来的立方体。因为造价低廉，这种床在我们这边经济极为落后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。

此时的死者佝偻着身子，头部下垂靠在床头，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挡住了她的面貌，凝固成块状的暗红色血液布满了死者整个左胸，她双腿掩在盖被之中，血肉模糊的双手搭在床边，垫被破损露出的棉絮吸满了暗红色的鲜血。虽然她已经没了声息，但我总有一种她会随时站起来的错觉。

“双手锐器伤？”明哥有些疑问。

“死者有过抵抗？”叶茜在一旁插了一句。

根据刑警队的调查，李芳因病常年卧床不起，从她左胸口的血液分布来看，嫌疑人的杀人方式应该用锐器刺入其心脏，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会有本能的反抗行为，最直接的就是用双手抓住刀刃，所以形成这种抵抗伤也属正常情况。

明哥没有说话，而是仔细地观察着死者的双手，从他紧锁的眉头来看，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几分钟后，明哥掀开了死者单薄的上衣，一个“1”形状的锐器伤口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

“心脏锐器穿刺伤，一刀毙命。”

“屋内有明显的翻动痕迹，嫌疑人会不会是入室抢劫杀人？”我结合我勘查的情况给出了一个结论。

明哥并没有回答我，表情变得越来越难看。

“难道不是？”我没了底气。

“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发现了一些疑点。”

“疑点？”

“对，从致命伤上分析，嫌疑人应该是一刀致命，而且速度相当快。你们再看看死者的双手。”说着，明哥用力掰开了那双挂着血痕的青紫色双手。一条条划入肌肉的线条状锐器伤凌乱地布满了死者两只手掌。

“刚才叶茜推测得没错，死者双手上的伤口是抵抗伤，而通过致命伤创口我可以肯定，嫌疑人是一刀致命，就算死者双手曾握住刀刃，在她双手上应该也只会形成一至两条抵抗伤才是，根本不会形成这种错综复杂的伤口。”

“会不会死者跟嫌疑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抢夺？”我脑补了一下当时的情景。

明哥很不确信地摇了摇头，接着他拿出直尺示意我抓住，用它来还原当时的情景。

“死者被害前端坐于床前，也就是说她很清醒，从死者双手锐器伤口的深度来看，死者当时握住刀刃所用的力量很大。”

“嗯。”我们都认同地点了点头。

“如果是这种情况，那每一次抓握形成的伤口，最多只有一至两条，且方向一致，这才符合常理。但你们看看死者的双手，不同方向的锐器伤口有三条以上，也就是说，死者和嫌疑人之间有过多次争夺，如果嫌疑人速度够快，死者不会有这么多次的机会接触刀刃。”

“你是说嫌疑人在杀人前曾经犹豫过，所以才放慢了速度？”我好像明白了明哥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
“小龙，你在勘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室内有财物损失？”

“不确定，但是屋内的抽屉被翻动过。”

“被翻动过？”

“对。”接着我翻开了我的勘验笔录本，“屋子西边墙角的衣柜内有浮灰断层的现象，并且我在柜子抽屉上提取到了三根并指的指节印记，如果这手印是嫌疑人的，那他可能从抽屉中拿走了某样东西。”

“如果真是入室抢劫，死者李芳常年卧床不起，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，那他为什么要杀人灭口？”叶茜有些不解。